

1-2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孟子注疏附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子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汚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摺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熾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

孔本 乾隆壬辰曲阜孔穎達微波樹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 乾隆辛丑安邱韓當雲刊

日本國古本 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 凡十四卷卷分上下圖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圖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此本乃乾隆壬辰曲阜孔穎達微波樹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 乾隆辛丑安邱韓當雲刊
日本國古本 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 凡十四卷卷分上下圖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圖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此本乃乾隆壬辰曲阜孔穎達微波樹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 乾隆辛丑安邱韓當雲刊
日本國古本 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 凡十四卷卷分上下圖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圖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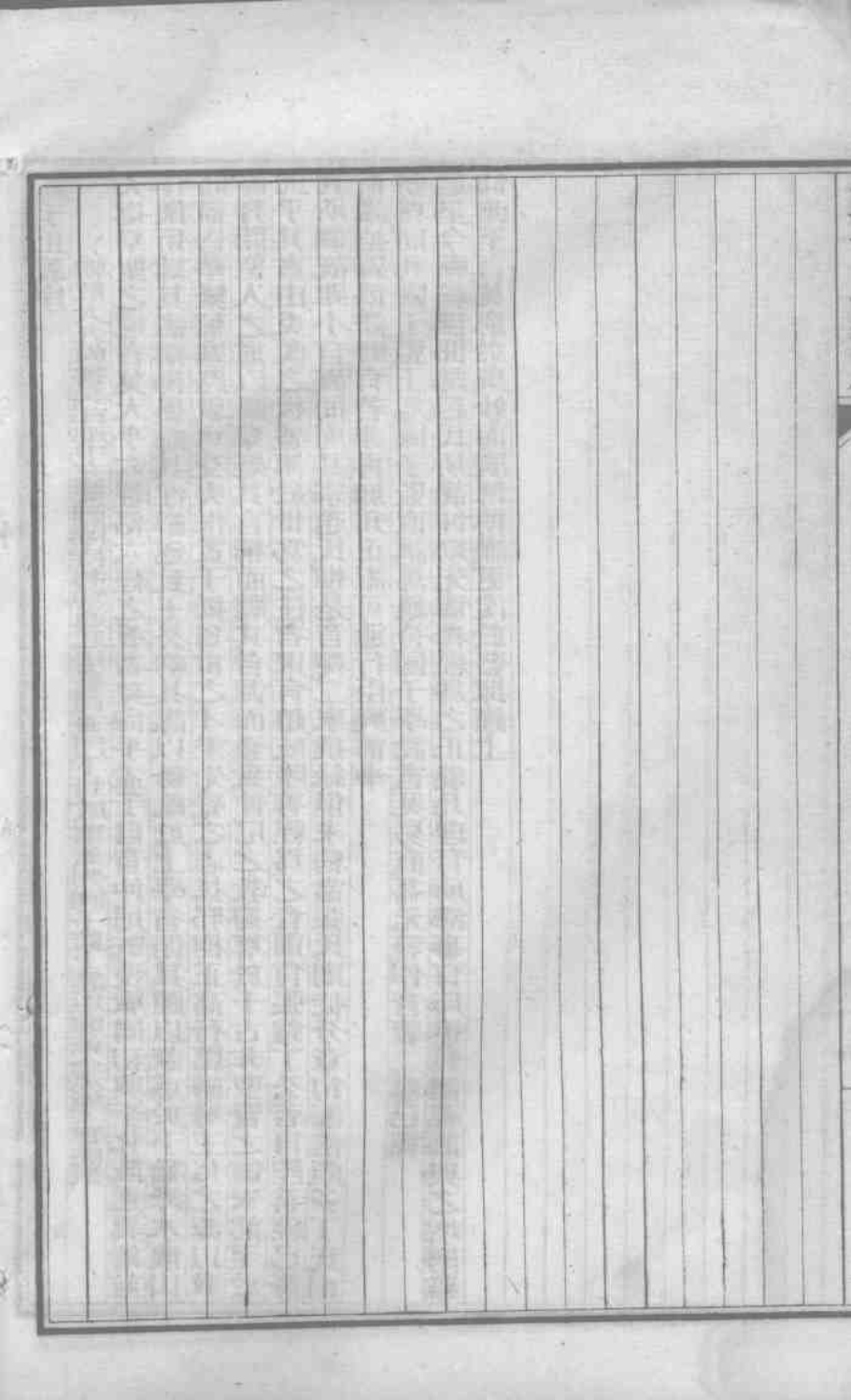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鑑纂要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孫觀撰

大摠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洙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鑑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爽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輟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實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注疏題辭解

題辭解疏 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遲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惠雖除拔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不為意其七篇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混絕漢興高皇末遑序序之事孝

經兩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災漢之徒盛傳於世為之注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

善經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謂說難小有異同而咸歸宗於趙氏開志云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注孟子十卷

在梁時又有葛洪注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有趙岐注十

四卷唐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一卷今按定仍據趙注為本今以爲主題辭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

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之書其題辭為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

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為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

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牙之後季友之後其

庶長為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

則曰孟也子往是孟氏為仲孫氏之後改孟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

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

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也如子公羊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師親來世人

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後世宜其以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所

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謂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所

自著軻說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今趙氏爲孟子之所作故摠謂之孟子者蓋亦有由爾其篇目則各自

有名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各有名目也故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之書非軻

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姓字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

世或云字子與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云邾子儀父也邾國鄒縣是也

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

及范門猶聞鐘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注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爲魯所并云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

爲是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爲楚所并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

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或在孟姓之假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仇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

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述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

爲墓間之事孟子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嫂戲乃買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從舍學宮

之傍其請戲乃設豆豆揖退進退孟子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

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吾將斷機孟子懼曰夕勤學不息師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

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干不合遲與萬章之徒徵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

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棄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

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倭偽馳騁紅紫亂朱周衰之末至戰國之時大道既遠也

案太史公曰秦紀至大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六國盛焉其時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

夫世祿公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或於是六國盛焉其時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

縱橫長短之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西面稱伯天下於

是方勝於合縱連橫以伐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為仁義愛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

當此之時合縱連橫以伐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為仁義愛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仁義為仁義

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倭偽馳騁紅紫亂朱周衰之末至戰國之時大道既遠也

忍也野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義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仁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所者謂之義楊子云事得其所者謂之義

意無荒走注云迷亂曰荒意無意也義宜也義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仁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所者謂之義楊子云事得其所者謂之義

方謂色綠紅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是東方正綠

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是南方正紅

故君子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是北方正紫

史土土色黃黑也是正間然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明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慕孔子而憂

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尋十寸曰尋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孟子亦自知遭蒼姬

遊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孟子亦自知遭蒼姬

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

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子自知道不行於世取沒世

之時當衰周末又遇漢之末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

垂法言以明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不遇乃退而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

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就為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

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著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四章滕文公篇凡十一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有五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

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三有四章梁惠篇凡五十一有五章滕文公篇凡四十六有五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

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十一有五章滕文公篇凡四十六有五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五字離婁篇凡四十二百八

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廣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

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草以二百六十一者三

時之日數也不散此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帝王公侯導之則可以致隆平頌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德施七岐之經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散也

清廟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有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帝王公侯導之則可以致隆平頌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德施七岐之經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散也

帝王遇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而公侯導循之則可以頌滿廟云頌滿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滿故祭而獻此詩也

也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有士也

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山之本為喻是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不失

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樂慶孔子退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侯孫子將攻叔叔於仲尼仲尼曰胡不往也則止魯人之甲召之乃

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宋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各以家法傳之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說卦凡三百五篇孔子皆授弟子蓋三千焉

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至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上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七十子之囑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

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敘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五經之錯錯六藝之喉衿也

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法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論也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

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此錯錯與夫喉衿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子孔子若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高孟子孟子曰臧氏

之子焉能使乎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

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稅夏后氏以嶷商以楨周以房俎鄭注云稅順木為四足而

在禮圖樂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朱桓趙放喜孔子子稱天生德孔子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就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連失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
 焉能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又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
 皆合意若此類者甚衆故不特止此而已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例以故非之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
 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此四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
 焚滅經術坑數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孟子至漢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得其傳
 作七篇之書既經之後後皇王三十四年遂絕而不可明于世至漢秦并六國號爲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
 且從當盡矣秦紀云秦史官非徒焚書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
 尉雜燒之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爲諸子以故篇籍不亡而得傳於世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
 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說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
 明事謂之博文疏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關魯魯中諸儒向
 庠序之事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習武力功臣莫不以爲意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從父生受尚書定書出於屋壁
 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顯出魯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千
 年漢惟有一人自是之後五經獨有博士說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孟子
 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
 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之書長
 遂引孟子說詩之言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正義曰此言
 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趙岐已五百餘年西京世尊不祇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
 離蹇詭姓道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瘁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
 劬瘁賤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保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
 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達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
 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猜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疏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爲孟子解也言我生

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尊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
十之歲聞乃香丁嬰賦于天是其時遇進遇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輕嘗治身於八練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
色莫不焦瘁疲瘳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緝我勸若焦瘁見我頭白
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滯未有歸定聊欲俟志於筆墨以亂思還我老
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賢條
理之科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以六經之傳斷焉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別爲意言分七篇作上下篇爲十四卷究極而
言雖不敢當於建士然於和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恩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遠理
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顯云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顯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
傳云趙岐字邠邠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識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闢石安墓前刻
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當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凡七章

原卷一上至卷二下
孫夷疏

孫夷疏

起氏注 梁惠王者魏國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太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讀侯間疑實禮若弟

子之問師也魯南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齊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緒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

梁惠王章句上。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據而言之。則孟子爲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爲常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七篇之首也。此篇

十三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爲名一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患及御黜二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正天

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焉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章首明以梁惠王爲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以次爲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明也

而高封於單是為單姓其後昭封為單人或夷狄其裔曰單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單簡雍大夫小國

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敝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
畢萬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靈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

趙共伐我邑於是依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臺諡曰惠諡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位人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齊楚燕七

之王也云論語或弟子各屬而有衡靈季氏之屬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各屬也趙岐所以引而爲河
之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以何言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

此亦將有以爲之
觀利餘善也
孟子曰王可必曰利亦有義而己焉孟子曰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玉帛以利爲名乎亦

陳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可以利吾家士人曰可以利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征取各欲利其身

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萬乘之國欲臣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王

之國弑其君者必自棄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杼曾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亡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蓋言國而論家者諸侯以相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侯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尊不壓苟誠也

大君皆後仁義而自利則不
孝君位不足自鑒也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遺其君者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孟子曰：「**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何利乎？』」
孟子曰：「**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

之略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況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且故云亦乎與論語之不亦就

孟子子生疏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一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
若子來為父使也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孟子曰梁惠王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
若子來為父使也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頃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曰王曰今有戰者兵已曰不可直不自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相矣也是曰王

文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矣孟子曰王曰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曰知此則不足相矣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不違農時穀不

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數言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不得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食也養也民所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鰥寡者足於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餓矣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饑而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餓而不知發

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罪於國者已而後行

天下之民皆可以致也

使民於河東之地

其多如是之何

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辯以戰喻之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

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

止或五十步之

走也惠王言孟子言此低戰之際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

不止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

百步之走者也

秋收三時之要則五穀豐盈

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用也

畏死無獨損於不足也

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棄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恤

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